

一位幼教老師在教學現場與家長互動的歷程

吳孟諭 忠孝國小附設幼稚園¹

顧瑜君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²

以前我總覺得家長是我教學生涯的過客，我不用花太多心思在她們身上，甚至有些時候還只是想敷衍過去就好的心態，與家長互動最多的情況是在小朋友功課的協助或是課程需要家裡提供的物品，連小朋友的行為問題也因老師的高壓處理隱藏了起來，不需要太多時間來與家長溝通。但這個想法因為課程的改變和職場的調動而有了轉變。

課程和職場的變動

早期傳統式紙筆練習的教學模式，並不需要很多的資源，也不需要了解社區的特性是什麼，因此，與家長之間的關係是單向的，家長只要聽我報告學生在學校的表現，或者教學上需要家長為學生提供材料的配合，家長只要照著學校的要求去做就可以了，那時當老師的感覺還蠻威風的，總覺得自己比家長們高一點點。曾幾何時開放教育在台灣掀起的風潮，尤其是幼教界，方案教學、主題教學、河濱街教學...一堆的教學法突然間都跑出來了，告訴我們要以學生為主，教學型態要與社區融合、家長是最好的資源等等。本來只要讓家長配合我，推展學校的政令，現在一下子要將握在手中已久的權力棒交出實在有點不知所措。學生的需要是甚麼？如何跟家長作雙向的溝通？社區的跟我的教學有甚麼關聯？.....一堆的問號讓我不得不重新思考一位老師在教室中的角色，教室中的主角該是誰？家長與老師是否有合作的可能？從傳統權威到顛覆開放是不同的思考方式，我到底應該如何做改變呢？

合音：如果從百寶箱中挖掘，要穩坐威風的寶位並不難的，但開始面對困境願意審慎的思考，放棄熟悉的應付方式，真切的探詢「該怎麼改變」。

交出權力的棒子！說得簡單做來心如刀割般的需要毅力與忍耐才有可能延續。不則但此就命打坦華

另一個重大的轉變是職場上的調動。原本的學校是一班兩個老師三十個學生，在調動後的學校是一個老師要帶二十九個學生，編制的縮小讓我頓時失去教學現場的支援，在開放式的教學模式中可能要在同一時間內面臨學生多層面的需求時，人力的減少對我來說是一大損失，雖然十多年的教學經驗可以預知現場的一些狀況也可以及時處理，但畢竟我不是三頭六臂，向外尋求支援變成我最重要的課題了，家長、學生、社會這三種資源我該如何運用？家長和社會資源這兩種力量牽涉到複雜的人際關係與細膩的互動，就如水可載舟亦可覆舟，在面臨課程與適應新職場的兩難之下，最後我想從與我切身關係的家長開始---了解家長在想甚麼？需要甚麼吧！

¹ 吳孟諭 忠孝國小附設幼稚園教師

² 顧瑜君 東華大學教育研究所副教授兼任東華大學師資培育中心主任

了解家長的想法

為了瞭解家長的想法，我有幾個做法。1.開學註冊做簡單的調查：如學生的基本資料表中增添家長職業欄，一般家長對於填寫職業欄會故意忽略、隱藏的想法，必須老師說明原因，家長放心後才會詳細填寫。對家長職業的了解幫助我可以較準確地尋找人力支援，幼兒生活調查表我可以了解到家長在家裡是如何和幼兒互動，及教養觀念、對學校的期許是甚麼等。2.利用學生接送時間和家長聊天，話題除了圍繞在學生的學習和行為問題上，也聊教養的想法、家庭的生活、興趣，甚至是現代女人面對家庭角色和職業角色兩難的想法等。這兩個做法讓我對家長有更深入的了解，對我日後再推行閱讀計畫和讓家長成為課程的夥伴時都能減少阻力，也較精準的找到需要的資源。

讓家長安心

同時為了要讓家長對我的教學和學生的學習概況有個了解，每週編寫「週活動曆」，內容除了說明教學內容，更將對幼兒學習的狀況以雜記的方式讓家長可以在「週活動曆」上看到自己孩子的名字和狀況，另外，「親子橋」有幾個目的—教養觀念的溝通、學校活動的宣導、學生所需帶學習物品的叮嚀。「每週學習評量」也能讓家長大約明白自己孩子的學習狀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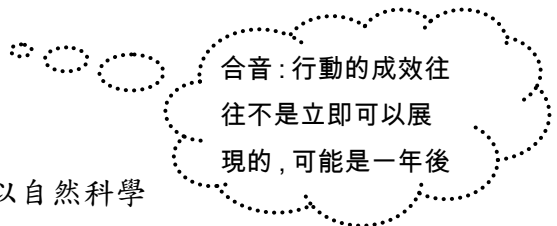
平常資料的呈現只能讓家長明白孩子在學習上的概況，但對於整個我在班級的經營家長並無法了解，因此班親會的運用就很重要了。首先我會跟著學校訓導處舉辦的親師懇談舉行第一次的班親會，選舉出召集人、副召集人、文書、總務藉由這些幹部聯絡家長們之間的感情，例如第二次以後的班親會，通常是我來規劃活動，活動之間所需的材料或是地點、人力上的支援都會請這些幹部來聯絡或協商，在幾次活動後這些家長因為要協商或聯絡就有了私人互動，久而久之性情合得來的也成為好朋友了。這對我日後在推展閱讀計劃的時候有很大的助力。

班親會活動上的規劃除了一般大家熟悉的每人帶一樣菜分享外，我也會針對課程的需要設計一些評量的活動或者是請才藝老師帶活動，讓家長在娛樂之餘也同時看到孩子學習的一面，而班親會的參與，我也特別邀請父親的參加，最好是全家一起來，所以班親會後來也成為有些家庭的家庭日了。班親會也是宣揚我的教學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我通常會在會上說明我在環境規劃的目的，教學法對學生的影響，經過這樣的教學後，學生的哪些能力是可以凸顯的，家長又可以如何配合，我也會說明根據我的經驗學生會有哪些學習狀況和私立幼稚園的學生相比會成短暫性的差異，這些現象將會在一年級下學期因學生的成熟而減少甚至迎頭趕上，請家長放心。這些說明減低了家長的疑慮，所以今年畢業的學生去上小學先修班的人大幅減少。

家長的參與

家長的參與可分成兩部分：

- 一、教學上：在我進行主題教學「哈利波特」，是以自然科學實驗為主軸，我先發一張通知單給家長，讓他們了解這個主題發展的重心，在信中我請家長和孩子一起尋找可以發表的實驗遊戲，當時約有十幾個



合音：行動的成效往往不是立即可以展現的，可能是一年後

學生有實驗的回條，其中一個家長甚至犧牲準備空大考試的時間陪孩子去圖書館找資料。過程中常需要一些材料例如紙箱，鐵絲等不易從學校取得的材料，家長了解需求後都相當願意協助提供，當整個教學進行到最後以闖關來綜合整個教學時，我請每個發表實驗的學生家長親自參與這次的活動，當天不是假日，可是每位家長也都想辦法到了。這點讓我覺得很驚訝，因為之前所屬的學校是市郊的一所中型小學，家長大部分是務農、隔代教養、單親、做生意，對教學的參與度並不高，忠孝雖是都市型小學，同樣有隔代教養、單親，家長大部分做生意或上班，他們的時間並不比之前的家長來得自由，可是在參與度上卻有明顯的差別，最後我的分析是關鍵在於我是否讓家長真的了解我在做什麼？我對他的孩子的影響是如何？孩子因上學有了改變？是否也讓家長感受到了？另外從學生上才藝班的比例高也了解到都市型的學校的家長的確比較重視孩子的教育。

「哈利波特」主題教學，家長的角色仍只是提供者、協助者，接下來我更大膽的請家長進入我的教學活動中，在「我的家人」主題教學中，同樣的我發了一張通知單，讓家長明白教學的目的後，我請家長在時間之內自行安排時間到班上介紹自己給其他小朋友認識，每位家長要在介紹後準備一項自己的專長和小朋友進行活動，目的是讓所有的小朋友都能認識自己以外的家人的專長，這個活動也有一半的家長參加，當然有些家長想要面對十幾個學生（當時的人數），還有老師也在旁看著，他心理是有壓力的，所以有一半的家長的參與事實上我已經很滿意了。但是那另一半沒來的家長也是我注意的對象，當時心理也盤算著，如何讓他來學校參與教學。

「花蓮的曼波魚」、「麻糬」兩個鄉土教學的活動後，我更相信家長不只是代工、材料提供者的角色而已，他可以成為現行制度中缺乏資源和支援的現場老師的教學夥伴，班級經營的好幫手。當家長信任我的教學模式，熟悉和我的互動後，他們通常會熱心的關切正在進行中的活動是否需要協助，有時當他們有想法時，也會提供給我做參考。當「曼波魚」議題變成家中的議題時，家長們在假日休閒的地方會選擇與課程相關的七星潭，拿一些相關的資料、相片給我，甚至提議是否帶小朋友去了解曼波魚上岸的情形；「麻糬」的課程中，有個活動需要每天有人煮糯米飯，當我一提出時，幾個家長就自行安排輪流帶糯米飯來學校，後來聽了我說糯米飯的軟硬度會影響麻糬的Q度，他們還互相研討糯米飯要怎麼煮硬度才剛好恰當，學生也會關注自己媽媽今天煮的飯搗起來的口感如何，「媽媽今天的糯米飯煮太爛了，我們的麻糬都黏在一起了」（孩子的意思是麻糬太軟了）他們也會做如此的評論。雖然家長並沒有站在講台上直接授課，可是他們對教學的關心已不只是父母的角色，透過與學校的互動中，他們再學習，和孩子一起學習成長。而與其他家長互動的同時，尤其是媽媽們漸漸從家枷鎖中走了出來。

合音：相信家長不只是代工與資源的提供者，很簡單的概念，但從剛剛開始有意識，到實踐可行的方案，是一段很長的時間，思考、探索、小計畫。

合音：權力的分享是建立關係與互信的基礎，但釋出權力往往是基層老師猶豫與擔心的，害怕自己喪失了主導權，好像是危機，但危機就是危險的機

剛才談的參與度較不高的家長，在學期末的闖關評量活動，我特地安排一些平常對教學會有疑慮的，

擔心我不教注音符號（事實上是小學的課程，非學前階段需要的課程）的家長來當關主，在闖關前這些關主必須和我約時間學習評量的內容和方法，我的用意其實就是讓他了解課程的內容，也讓家長們當場看看自己孩子與其他孩子的表現，我相信了解是可以減輕他的疑慮的。我也認為這是我的責任。

二、學校活動的參與

除了教學的參與，透過參與學校的活動了解學校的願景與理念也是很重要的。於是我在「哈利波特裝扮活動」中，安排家長當評審委員，讓家長覺得自己在學校是重要的。雖然當時有人會質疑家長會偏袒自己的小孩無法做公平的判斷，但我相信如果要家長成為教育的夥伴時，必須相信家長他是有這個能力排除私心，所以我堅持家長會為自己的孩子做人性善的一面的示範。

學校園遊會家長們出錢的出錢，出力的出力為班上賺了五千多塊，這五千多塊在一位家長說了一句「學校的書比我家的還少，老師你們這樣怎麼上課啊！」，而我自覺慚愧，自己竟漠視這個問題這麼久，在和班親會幹部商量後，決議買書。於是，我帶著十幾位小朋友到書店，每位學生選自己最喜歡的一本繪本買了回去，五千多塊買了二十幾本的繪本，也催生了我的閱讀計劃了。

閱讀計劃的推展

一、我發現「全語言」的教學觀，很適合閱讀的推展，於是我透過班親會的幹部們去找對說故事有興趣的媽媽們到學校來說故事，時間是老師朝會的時間，為期必須能到校服務一個學期以上的時間。當然，這樣的限定家長的參與就無法很多了，但我卻能得知媽媽們對閱讀的興趣有多少，有利於我在推展閱讀計劃人力上的篩選。

二、「貓頭鷹圖書室」的成立：我的教室隔壁是一間國小幾乎廢棄不用的教具室，在一次的評鑑過後我們向校方爭取到這間教室作為餐廳和辦公廳雙功能的使用，而我自己本身也接到「管理圖書教具」的職務，因此我有了推展閱讀的想法了。

因為有之前和故事媽媽的接觸，發現有一位a媽媽曾經在小大讀書會待過，我告訴他希望提供我們的學生閱讀的機會這樣的想法時，每想到他竟一口答應協助我，讓我受寵若驚，沒想到這麼容易。不過有了這位家長的協助，讓我信心大增，因為當初我只是單純的想法，想讓學生們多一個閱讀的機會，可是我對書籍的編輯，圖書館那一套管理辦法完全不了解，現在想起來有點初生之犢不畏虎的傻勁。有了大幫手，事情大致有個輪廓後，我積極向家長說明成立圖書室的想法，找了幾個家長可以利用下午時間來可以來幫忙的，首先就是將這間陰暗晦氣，沒有人想要的教室整理成可用的教室，家長們一面工作，一面聊天，一會聊孩子，一會聊和婆婆抗爭、和先生鬥氣的事，雖然辛苦，不過彼此的情感卻在一畚箕又一畚箕的灰塵、一袋又一袋的垃圾中增加了。同時間我也注意到每個媽媽們背後的故事。

空間整理出來了，接下來書籍的編冊就由a媽媽來主導了，因為我有班級要帶，事實上這個辛苦編冊的過程我參與不多，僅在我沒課的時候參與，家長們會自己安排時間，召集媽媽們來參與，就像早期農春時期，大家為了完成收割或播種各家互相幫忙的情況，有的人帶點心，有的人規劃工作，有的人負責雜物，每個人都暫時放下家中的事情為了圖書室而忙。書總算編好了，上架了。接下來經過了兩三個月

我們又覺得圖書室的環境不夠吸引孩子，其中有一位媽媽就號召爸爸們來整理，男性家長幫我們黏上塑膠地板、把原本暗綠色的黑板被漆上粉紅色的，a媽媽帶領著其他的媽媽在牆壁上畫上繪本的故事情節，圖書室煥然一新。這些過程我跟著做的時間不多，只在下課或空檔時間問候一下，所以對於他們如此的投入，心中只有感謝，也對於他們能將對自己孩子的愛擴大到所有的孩子上，這個精神令我感動。

現在圖書室不但提供幼稚園兩班的學生閱讀，更擴大到國小一、二年級，成為學校在推廣閱讀的重點之一。這些轉變如果沒有這些家長的參與合作，單靠老師一人是無法達成的。當然，圖書室的完成我還運用的社區的資源，首先我帶著家長一起拜訪社區中的議員，像他們說明推展閱讀的理念，成功的募到買書的款項，再者我們向安親班、補習班蒐集即將報廢的櫃子，這樣一來圖書室最基本的設備書和櫃子就有了。在拜訪議員時有些家長會有政治上的意識型態而排斥，但我向他們說明，民代在民主時代的意義就是為民服務，不管政治理念是否贊同，當百姓有正確需求時，是可以向他們請求支援。在溝通之後這些家長贊同我的做法一起募款了。

從當初一個簡單的想法—讓孩子多一個閱讀的機會，到圖書室的完成，有時和家長們聚會時談到這個過程，每個人的感受就是真的不容易，也無法想像真的走過來了。我和家長們為了共同的想法而努力，這中間我們互相合作，有困難家長們沒有推辭，一起找解決的辦法，一起享受事成的快樂。貓頭鷹圖書室的成立更讓我深信家長在學校的角色絕不止於代工，他們可以是教室的夥伴，也可以成為學校推展教育的合作對象。

家長變朋友

合音：其實應該是是代工變朋友，朋友是一種互惠的關係，不是利用，朋友是一種整體的互

在這三年多的互動關係中，我和家長已經不只是老師和家長而已，最初關心孩子的課業、行為，後來傾聽他們訴說家庭中的故事，婚姻的困擾，我們變成了朋友。但有一點是我堅守的分際，我不直接介入他們的家庭，例如 a 媽媽他患有憂鬱症、長期服藥，和公婆、先生在教養上有相當大的衝突的問題；另一個 b 媽媽有家庭暴力的問題，先生和公公因為反對他的信仰而強迫他離婚，甚至施暴於他，不准他接近孩子。當他們情緒低落時，我建議他到尋找專業人士諮詢，介紹律師免費諮詢，同時我請與他感情較好的家長安撫他，鼓勵他走出家庭，走入人群與人互動。我想我不是婚姻諮商專業人員，魯莽介入不但無法協助家長解決問題，同時易將自己陷入危險當中，因此從旁協助是較適合的。

與家長的互動中，你很容易就可以聽到家庭、婚姻上的抱怨甚至是悲傷的故事，尤其是女性家長。我發現我們現行的教育對女性在自覺、對抗權威並沒有明顯的鼓勵，甚至是漠視，而女性在家庭的地位仍被視為附庸較多。聽到越來越多的家庭暴力，讓我好奇「家」這個避風港不再是避風港的原因是什麼？，了解這群家長背後的故事後，對女性議題和家庭觀需要從新看待，悄悄地在我心中種下了種子。下一步我還可以為他們做什麼呢？

合音：行動研究的循環常是自然發生的，當我們因為一個問題開始進行行動研究後，另一個問題就會在我們行動中浮現，然後，我們繼續面對新的問題，繼續行動，繼續研究，循環不止的狀態會與我們的工作結合，變成我們工作的一部分

淺在的危機

九十三年六月學期結束，貓頭應圖書室媽媽的成員在增減之中僅成長一名，但服務對象卻倍數增加。這個現象顯示出堆展閱讀理念後續的發展淺藏了隱憂。一般家長到校服務以女性為主，男性的參與相較之下顯得不積極，但幼教職場偏又幾乎是女性，這不同性別上的溝通技巧變成我的新課題了。

家長與我較熟悉之後，她們會藉機批評學校的政策或某位老師的不是，這對我其實是一種衍生出的煩惱，對於學校政策通常我會說明學校立場、用意或分析利與弊家長自己選擇，但當學校政策連我都無法贊同時，我也會站在家長立場向學校建議。但無論如何總會遇到兩難的時候，我想這是我人生歷程的新課題吧！